

我的父亲陈序经

19

我的父亲陈序经

陈其津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文史资料
第八十一辑

我的父亲陈序经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覃大可

封面设计:范远浩

技术编辑:李穗成

广东文史资料

第 81 辑

我的父亲陈序经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东山彩印厂印刷

(厂址:广州市东山区)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1 插页 240,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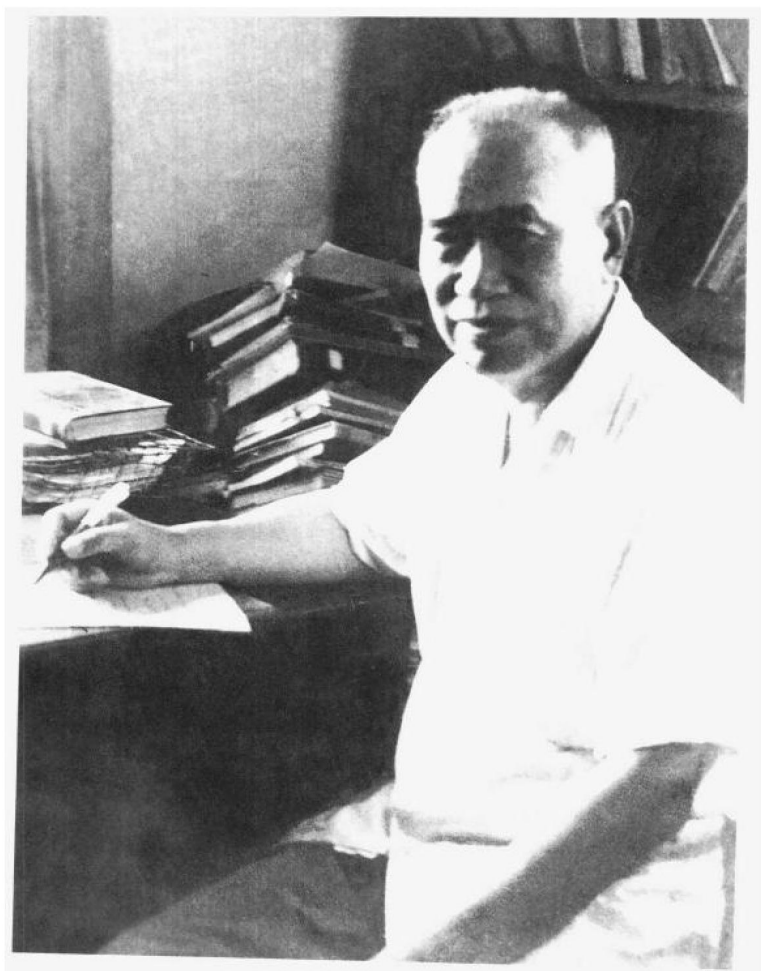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ISBN 7-218-03006-8/K·713

定 价:18 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陈序经
(1903-1967)



陈序经与夫人黄素芬



陈序经与陈寅恪(中)、姜立夫(右)摄于广州中山纪念堂



作者近照

目 录

序	端木正(1)
前言	(5)
第一章 家世源流	(11)
一、远祖	(12)
二、祖父	(16)
第二章 父亲的童年	(22)
一、私塾	(22)
二、小学	(25)
三、远赴南洋	(30)
第三章 学海行舟	(34)
一、中学	(34)
二、大学	(46)
三、留学	(50)
四、再度留学	(60)
五、祖父逝世	(66)
第四章 治学与论战	(70)
一、任教岭大	(70)

1.文化问题大论战	(70)
2.教育方针争论	(85)
3.北上南开任教	(94)
二、在南开任职期间	(96)
1.在南开经济研究所	(96)
2.乡村建设的大论战	(99)
3.其他方面	(102)
三、西南联大时期	(105)
1.南迁昆明、重庆	(105)
2.任教西南联大	(114)
3.文化学系统	(119)
四、战后恢复南开	(134)
1.南开复校	(134)
2.教育问题大论战	(139)
3.南方之行	(146)
第五章 主持岭南大学	(149)
一、重返岭南	(149)
二、治校方略	(158)
1.长远目的	(158)
2.教授治校	(161)
3.走向发展	(168)
4.学风改变	(174)
三、动荡时期	(176)
四、岭南精神	(187)
第六章 学海沉浮	(191)
一、思想改造	(191)
二、默默耕耘	(195)

三、再事行政	(201)
四、主持暨大	(210)
第七章 陨落北乡	(214)
一、奉调南开	(214)
二、含愤而逝	(218)
三、身后余波	(223)
四、平反昭雪	(228)
第八章 学术成就	(237)
一、文化学论著	(238)
二、社会学论著	(243)
三、东南亚论著	(245)
四、历史学论著	(248)
五、教育学论著	(252)
第九章 为人品德	(255)
一、先辈传统	(255)
二、温馨家庭	(258)
三、助人为乐	(266)
四、廉洁奉公	(268)

纪念文选

风范难忘

——悼念陈序经先生	曾敏之(271)
一位提出“全盘西化论”的爱国学者	
——纪念陈序经先生逝世 20 周年	林 元(278)
先生赤志留千古	
——悼念陈序经先生	卢华焕(287)
怀念陈序经先生	黄克夫(293)
缅怀陈序经先生	马国权(298)

敬仰的陈序经校长 深切纪念您	高兆兰(301)
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的陈序经校长	端木正(303)
陈序经校长二三事	王正宪(305)
缅怀陈序经校长	江静波(309)
永远怀念陈序经校长	卢永根(313)
附录 I 陈序经著作目录	(315)
一、已出版著作	(315)
二、非正式出版的著作(60年代)	(319)
三、尚未出版的手稿	(319)
附录 II 年表	(321)
附录 III 世系简表	(324)

序

端木正

陈其津同志撰写的回忆乃父的大著即将付梓,我有幸先睹为快,并乐意为此书写几句推荐的话。

陈序经教授辞世不觉已是32年,近10年来他的主要著作先后出版,其中杨深编选的《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最具参考价值。但是关于陈序经教授的生平则仍缺乏专著介绍,有关纪念他的文章不少,这次其津同志择其要者编入本书,也是与本书正文相得益彰的贡献。

要了解陈序经教授在文化和学术史上的造诣并非易事,其中原因之一是他涉猎范围很广,我们很难将他归类于某一方面的专家。他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但又不限于任何一类。因此更需要了解他的为人,才好了解他的治学。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院提起的起诉书,历数“四人帮”的罪行,其中有在全国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将陈序经列入被迫害的侨界名人(参看《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上卷,第47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这是着重指出陈先生在侨界的重要地位。我们读了陈其津同志此书,知道他的家庭和陈先生的早年经历,可见他家确是南洋华侨的爱国爱乡的优秀代表。

陈其津同志此书将读者带回到上世纪末年和本世纪早年,让我们认识到我国华侨如何经历千辛万苦开拓南洋。我们现在只须

几小时的航班就能到达的“境外旅游”，我们的先人却须乘风破浪几个月才能到达。他们身在海外却又一心悬念家乡故国，陈序经所受的家庭教育就是要回国服务，献身教育而不要再出国经商。这个爱乡爱国的传统在今天仍值得发扬光大。

关于陈先生曾倡导的“全盘西化”，以后引起的误解较多。认识陈先生的人都知道，陈先生决不是“西崽”。决不是“石头也是外国的硬，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崇洋媚外之徒。陈先生抗战时在昆明联大宁愿不做院长之职，也决不肯俯首加入国民党，这是当时传为美谈的事。但较少人注意到，他跟外国教会友好来往，而他从不入基督教。他保持中国读书人的洁身自好和民族尊严。解放前夕，甚至解放后，他都有出国定居的机会，但他不顾一切留在国内，坚守教育岗位。1950年，我行将结束留学法国的学业，陈先生一再劝说我们一辈同学回到新中国投身教育事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前途充满信心。民族大义，大是大非，陈先生一清二楚。

陈先生一贯律己甚严而待人宽厚，不念旧恶，从不闹无原则的纠纷。抗战八年，他在西南联大出任法商学院院长，院内原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的教授多数比他年纪大，资历深，见解分歧，而他这年轻的院长却能团结同事，相安无事。法律学系主任是北大的老主任燕树棠先生，为人梗直，说话直率，独对陈先生从无怨言，屡表赞誉，给我的印象极深。1956年中山大学展开对前副校长龙潜同志的批判，因龙潜到中大一年多适逢肃反运动期间，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多有偏差，对陈序经副校长尤为失礼，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调出中大。但在1956—1957年间，多次座谈会批判龙潜时，发动陈先生发言，陈先生心平气和，认为龙潜既已作自我批评，到大学工作受到教育，有所提高，这就是大学教育的效果（大意如此），在场教工、同学无不折服，盛赞陈先生度量宽，胸襟广。

至于在 30 年代,以至 50 年代,和陈先生展开对“全盘西化”的论争,甚至批评猛烈者(其中也有西南联大同事),陈先生从不挂在心上,尤其对解放后一些年轻同事和学生,更是只说感激,相信真理越辩越明。

陈其津同志写成此书,所付出的功夫不浅,尤其难得的是利用了陈序经老先生自己写的部分回忆文章。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争议的老问题,名人子女所写父辈的回忆究竟有多少可靠性?最近成思危先生发表回忆乃父成舍我老先生的文章,开始就坦白承认自己对父亲的理解有限。这是符合实际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不仅有年龄的差距,而且有时代的相隔,不一定说都有“代沟”,但两代人之间除了家庭相聚的若干年以外,多数的学习与工作年代并不总在一起,尤其是兄弟姐妹人数较多,家庭分散较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子女所提供的回忆也是其他亲友所不能代替的,尤其是陈其津同志不是空凭回忆,还有书面材料的搜集足以佐证,这都是极为宝贵的,足为以后陈序经先生作传者提供重要的参考。这就是陈其津同志此书出版的重要贡献。

(作者系著名国际法学家、中山大学法律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前 言

我的父亲陈序经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为学术研究刻苦勤奋地工作了一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1967年2月他就被迫害而逝世。他和我的祖父一样，都是在不该逝世的时候去世的。他的去世太突然，太意外了，给我很大的震动。我对他很了解，绝不相信那些对他的诬陷之词。悲愤之余，我想总有一天，我要把他的一生写出来，还他的原来面目。打定主意后，我抢在中山大学某职员把我父亲寄放在原岭南大学陆佑堂顶阁的一大批书籍和资料擅自拿去卖给废品收购站当废纸回炉之前，尽量收集起来保存好。虽然我能收集到的很有限，但在我空闲之时，阅读了他有关文化学和教育学等方面的论著之后，使我感到他学问之渊博，对当时中国问题洞察之深透，这一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对父亲也更为敬佩了。

1973年春一个清新的早晨，在石牌原中山大学校址，现华南理工大学的东区，我遇见了名教授数学家卢文先生，他正在散步。我听过卢文先生的课，故当即向他问好，称他卢老师。卢先生想了一下，对我说：“你应叫我卢伯，因为我和你父亲非常谈得来，很友好，我非常敬重他。他很伟大，你应该为有这样一个父亲感到光荣和自豪。我也以有他这样一个朋友感到自豪。”在那乌云盖日，父亲尚蒙不白之冤，似乎神鬼都对他敬而远之的时候，居然还有人敢如此推崇他，使我感到很意外，更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动。而我也从此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他伟大在什么地方？卢文先生的一番话也更坚定了我写他一生的愿望。从此，我开始陆陆续续地记录

下我对父亲的回忆。

1979年天津南开大学为父亲平反,召开了追悼会,同年,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在广州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此后,不少人写了纪念他的文章,如袁贤能先生、傅筑夫先生、严仁赓先生、杨学通先生、曾敏之先生、卢华焕先生以及许多其他友好人士写了很多感人的纪念文章。又,自1986年以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先生主编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在他的主持之下,汤先生的学生杨深博士,深入地研究了我父亲的有关文化论著,编了《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一书,作为汤一介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第一批四本论集之一。1991年,德国汉学家 Klaus Birk 出版了《现代化与西化》一书,讨论了父亲的文化学论著。1996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汉国先生的研究生张太原也研究家父的哲学思想。还有其他人士研究他的学术论著。在他逝世30年后,中外学者们对他的学术论著研究方兴未艾。事态的发展,更促使我尽快写出父亲的一生。

父亲的一生都是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而他的一生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文化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哲学……所涉面很深很广,要写他的一生,不能不涉及他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工作。对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虽然我一生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但我搞的是理工科方面电子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尽管我发表过百万字的电子学领域的专著和论文,但长年用的是刻板的文字。显然对我来说,不太可能把他的传记写成一部文学作品,我也不作此打算。我只是作完全没有水份的平实的记录,把事实公诸于世。首先为了纪念他,其次给有兴趣研究他和他的学术论著的人,提供参考资料。因为在我阅读过的一些有关他的书籍或文章中,也发现一些与事实有

出人的地方。

经过这么多年,我对父亲的认识不断加深,我的写作大纲(目录),也经过多次修改,直到 1996 年 8 月 15 日才最后确定下来。原来我无意把祖父及其上一辈也写下来。但是我仔细地看完父亲有关祖父的回忆之后,我为我们祖辈在极其贫穷困苦的处境下奋斗的精神而感动。在旧中国有多少极有智慧的劳动人民,不能发挥他们的才智,特别是妇女,所受的苦难更是深重,像我的曾祖母、祖母连名字也没有,旧社会对待妇女,常常连狗不如。这也说明了中国旧社会的一些传统礼教是非常虚伪、令人痛恨的。为此,我把祖辈的情况列入了第一章,何况父亲许多优良品德都是继承自祖父和祖母的。

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叙述了父亲的童年和求学情况。我的父亲在童年时,曾被塾师认为是用斧头辟开脑子也装不进书去的。但是后来却在未上学读过书的林三妈的教导下,在小学读书时成为班里第一名的学生。林三妈的教育智慧实在令一些教育者自惭。在求学时,父亲从读初中到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前后仅用了不到 8 年的时间,约为正常人所需时间的一半。可见其刻苦求学的程度。即使取得了博士以后,他在欧洲留学仍是极为刻苦,以致用功过度,吐血住院。

第四章治学,介绍他 1931 年从德国回国后,在岭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到 1948 年夏他出长岭南大学这一时期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其实,他的一生都是从事治学工作。但我刻意选出这一段时期,突出谈他的治学精神,一来是,他一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学术工作主要出自这一段时间;二来,他生前曾自豪地告诉我,他曾在国内引发起三次全国性的大论战。像其中的文化问题大论战,其争论更是从 30 年代持续到 90 年代,很可能还要持续下去。